



隨杜遷港

一九四八年，孟小冬孤身獨居在北平由杜月笙替她新購置的頂銀胡同二手房裡，身體還是常鬧胃病，瘦弱欠安。這時，北平市面蕭條，物價飛漲。她每日無所事事，也只有和幾個牌友打打麻將，抽大煙過癮。

到了下半年，風雲突變，東北戰事又起，遼沈戰役國民黨幾十萬軍隊灰飛煙滅，人民解放軍攻克錦州，解放了瀋陽。接著東北的解放軍乘勝入關，北平的形勢吃緊。孟小冬六神無主，心緒不寧。她聽人說，崇文門每到晚上早早就關上城門，還有武裝士兵持槍把守，軍警如臨大敵，其他前門、和平門等都是這樣。至於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，報紙上輕描淡寫，老百姓則謠言紛傳，有的說：「共軍圍城了！」有的說：「天津已經打起來了！」是真是假，一時無法弄清。正當孟小冬一日數驚，一籌莫展的時刻，突然接到她的結拜姐姐姚玉蘭的掛號信，信是玉蘭姐親筆所寫，希望她火速到上海暫居。孟小冬感到一股暖流湧上心頭，這勝似親人的友情，使她孤寂的心被感動了，便匆匆打點行李，準備啟程。

此時，山東、徐州一帶的戰火也打響了，後來知道這就是聞名中外的淮海戰役。當時津浦鐵路客運已經中斷，天津更不太平，也不敢去走塘沽海運。正在焦急為難之時，上海來了兩個客人，為首的叫汪其俊，五十來歲，孟小冬認識，他是黃金大戲院的後台經理，也是杜月笙的門徒，常來北方邀角，以前在上海常見，還登台票演麒派戲。汪進門就喊：「師娘！師傅派飛機叫我們來接你了。」隨即催促孟小冬趕快跟他走，汽車停在胡同裡。孟小冬此時也顧不得羞答答，隨他們「師娘，師母」地亂叫，一面收拾行李，一面向老母揮淚拜別。

原來杜月笙已經得知平津魯皖沿途交通癱瘓，他畢竟是上海大亨，神通廣大，以中匯銀行董事長身分，包了一架專機特地派心腹門徒專程前來北平迎接小冬。起初，孟小冬還有點猶豫，因為

在所有交通工具中，她最不喜歡的就是飛機。特別是前年，李世芳（四小名旦之一）從上海乘飛機回北平過年，中途在青島撞到山上，機毀人亡，屍首燒焦，難以辨認，所以她更視乘飛機為畏途。現在兵荒馬亂，也就顧不上許多，這恐怕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「天上走」了。

孟小冬到上海後，就和杜、姚住在一起。杜、姚對孟小冬平安到來，備感欣慰，希望她這次來了就不要再走了，永遠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，千萬莫要見外，往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絕不另眼相看。孟小冬聽了熱淚盈眶，幾乎要哭出聲來。杜月笙和姚玉蘭的熱情融化了她冰凍已久的心，她害怕寂寞，害怕孤獨，她嚮往真正的友情，更嚮往真實的生活，不敢有其他過多的奢求。她對杜、姚的深情厚意，表示由衷的感激。自此，孟小冬安心地留了下來，與姚玉蘭果真誼重骨肉，親如一家。平日裡孟小冬悉心照料杜月笙的病體，不離左右，儼然成為杜家的一員了。

只是「好景」不長。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天津解放，同月底，北平和平解放，淮海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又損失慘重，潰不成軍。蔣介石內外交困，被迫下野，由李宗仁代理總統。不久，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，直搗南京國民黨老巢，反動政府土崩瓦解，接著上海形勢「吃緊」。

四月十日，下台的總統蔣介石，在上海復興島召見杜月笙，告訴他上海可能失守，希望他認清形勢，及早攜帶全家離開上海，遷往台灣，否則共產黨決不會放過他。杜月笙當面感謝老蔣對他的關懷，表示回去準備，但沒有說明是走還是留。

杜月笙回到公館，思想上著實鬥爭了一番，他心裡明白，留在上海，老蔣不放心，也決不允許他「變節投敵」；如果還死抱著老蔣的大腿，追隨他赴台灣，結局無非寄人籬下，勢如軟禁。這些年

來，老蔣對自己又打又拉，需要時利用，用不著時一腳踢開，自己已經是吃足了苦頭。如果真的留下來不走，共產黨能原諒他在一九二七年「四一二」反革命政變中，屠殺革命烈士所犯的罪行嗎？雖然前不久，民主人士黃炎培、章士釗等人來家裡做過他的工作，說中共希望他能留下，協助做好維持上海秩序的工作，可以將功折罪，不算舊賬。幾人和他足足密談了幾個小時，但話是這麼說，杜月笙哪裡能放心。

經過利弊得失的再三權衡，杜月笙最後還是決定走，但不是去台灣，先到香港避避風頭再說。這也是杜月笙老謀深算、慣用的絕招，當年抗戰烽煙初起時，他就是選擇香港，先到那裡站站腳。因為只有那裡可進可退，可以看看苗頭再另作打算。

主意拿定好，他在自家金碧輝煌的大廳裡，召集妻妾兒女、管家賬房人等，向他們鄭重宣佈：「老蔣找我談話，要我去台灣，我不能不走。但是我決定先到香港，住一個時期再說。老萬（墨林）、老顧（嘉棠）你們全家也跟我一起走；請老黃（國棟，老賬房）留在上海，替我看管這個攤子，不過用不著怕，我已替你作好安排，儘管放心。」說時杜將事先準備好的三封信恭手交給黃國棟，關照他往後有什麼事可以找信封上寫的人。黃接過信一看，分別是給廖承志、盛丕華、潘漢年三人。

杜向大家說：「自從抗戰勝利以後，我開的賭場、煙館全部關閉。這幾年只出不進，坐吃山空，原來有點結餘，都差不多被一些朋友借光了，只剩下一盒子幾十張借據字條了。他還大言不慚地說：「我快要成無產階級了。現在已是風燭殘年，渾身是病，正所謂吉凶未卜。所幸的是兒女都已長大成人，所以也沒有過多的牽掛了。」

全屋裡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聽了杜月笙這突如其來的一番話，頓時神色驚慌起來。又要逃難了，姚玉蘭不禁想起抗戰時逃往香港、重慶的漂泊歲月。孟小冬顯得格外尷尬不安，雖然前兩天杜

月笙已經把要去香港的打算私下告訴她了，但她還是感到左右為難，舉棋不定。原先以為從北平來上海，可以太平無事，想不到半年還未到，又要逃了。香港不比上海，那裡是英國殖民地，去了香港，距北平越來越遠，何時才能再回家鄉見到老母？背井離鄉的滋味可不好受。再說，她又不是正式杜家人，跟著算什麼？然而，這時所有一切的顧慮和思考都為時已晚，容不得她從長計議，因為這是杜的意旨，不是任何人能輕易改變的。眼見上海「朝夕不保」，北平既回不去，上海又無其他親人，面對這一變化，無奈的孟小冬只能作出一個無奈的決定，跟著老杜走。

一切都已準備停當，離滬前，杜月笙匆匆忙忙又去和他的師傅黃金榮道別，還去向他的恩人、已和黃金榮離異的桂生姐辭行。此時的桂生姐大概已患了老年癡呆，關在樓上拒絕任何人的來訪。赴港的交通工具選擇了輪船，杜月笙因哮喘病時常發作，再也不敢乘坐飛機。除大女兒美如和維善姐弟倆已於兩月前先期搭乘飛機去香港外，這次所有人員全部坐船。在這個特別時期，船票也特別搶手，憑他上海名人杜月笙，也僅僅搞到一張頭等艙票，其餘均分散在各個艙位裡，孟、姚只得輪流到頭等艙中服侍老杜。四月二十七日，孟小冬隨著杜月笙家人乘坐的荷蘭「寶樹雲」號客輪匆匆駛離了她的出生地上海灘。

當客輪緩緩順著黃浦江水向東駛去時，杜月笙讓孟小冬和姚玉蘭扶他走到甲板，指著浦西岸邊的一家紡織廠，告訴她們，他母親年輕時曾在那裡做過工；又轉過身指向浦東的高橋鎮，向孟小冬介紹說：「這是我出生的地方。」姚玉蘭說：「我不是來過？」杜說：「你來的那次是家祠落成典禮，真是鬧猛（熱鬧。），彷彿就在昨天一樣，歷歷在目。可惜阿冬和她的師傅余老闆沒有來。」杜月笙沉浸在昔日的歲月裡，往事如煙，剎那間百感交集，一切都已成為過眼煙雲。客輪漸漸遠去，他十分留戀地向大上海望了最後一眼。

這天距離上海五月二十七日解放，只有一個月，當他們乘坐的客輪慢慢駛出長江口時，似乎已經聽到解放軍進攻上海外圍的槍聲。